



## 讀《宋史·辛棄疾傳》有感

● 張垣鐸\*

青兕山東起義軍，南歸奉表振人心<sup>1</sup>。

美芹侃侃真豪傑<sup>2</sup>，九議滔滔懾女真<sup>3</sup>。

\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<sup>1</sup> 辛棄疾（西元 1140~1207 年），字幼安，自號稼軒居士，山東濟南人。深富民族精神，一生力主抗金。南宋高宗紹興 31 年（西元 1161 年），金海陵王完顏亮大舉南侵，進軍長江北岸，金人痛恨亮的暴虐無道，濫殺宗室，因此擁立族弟為世宗，亮還師靖難。中原志士多趁機而起，22 歲的辛棄疾糾合二千人，投靠當時聚兵山東聲勢浩大的耿京，做箇掌書記，並勸僧義端來歸。一晚，義端竊印私奔金師，在耿京盛怒下，辛棄疾求得三日期限，縱馬急追，終於把義端逮住，義端求饒道：「我識君真相，乃青兕也，力能殺人，幸勿殺我」，然而辛棄疾還是把他殺了，從此，耿京更加信任他。明年正月，23 歲的辛棄疾稟耿京之命，奉表歸宋，高宗勞師建康，召見嘉納之，授承務郎，天平節度掌書記，並以節使印告召京。當他滿懷興欣回到海州時，京已為叛將張安國、邵進所殺，投降金國去了。在無以復命的情況下，乃「赤手領五十騎，縛取於五萬眾之中，如挾龜兔，束馬銜枚，由關西秦淮，至通晝夜不粒食，壯聲英概，懦士為之興起」。

<sup>2</sup> 孝宗乾道五年（西元 1169 年），30 歲的辛棄疾在通判建康府任上，鑒於舉朝上下皆無恢復之意，認為南北分離之勢已成，加上國勢衰弱，不足以爭衡中原，乃毅然奏進〈美芹〉十篇，極言「和不可恃，應力修戰備」的道理。他分別從「審勢」、「察情」、「觀釁」、「自治」、「守淮」、「屯田」、「致勇」、「防微」、「久任」、「詳戰」十方面加以徹底地分析論述，期能革除舉朝「奢靡苟安」的心理，激發全民戰鬥意志，為抗金復國的大業而努力。

<sup>3</sup> 乾道六年（西元 1170 年），曾在采石磯大破金兵的虞允文當國，朝廷氣象為之一新，一洗柔靡泄沓之態，變得剛強有為，因此又激起孝宗銳意恢復的信心，自然想起那奉表南歸，名動公卿的辛棄疾。五月，31 歲的棄疾奉召入對延和殿，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，持論勁直，不為迎合。又衡量主客觀因素，作〈九議〉獻給朝廷。〈九議〉內容包括：一恢復之道；二主氣；三論戰之道；四知彼己之長短；五兵謀；六論謀而後戰；七富國強兵；八建都；九論私戰不解則公戰廢等九種克敵致勝的策略。《宋史·辛棄疾傳》謂其「言逆順之理，消長之勢，技之長短，地之要害甚備」。全面深刻地展現了辛棄疾卓越超絕的政治軍事上的見解。



雄冠兩湖飛虎柵<sup>4</sup>，備安七閩百家春<sup>5</sup>。

可憐弱宋主和調，寂寞詞龍長嘯吟<sup>6</sup>。

<sup>4</sup> 孝宗淳熙六年（西元 1179 年），40 歲的辛棄疾任職湖南轉運副使，兼湖南安撫。他接掌湖南後，發現其地南接兩廣，又與溪洞蠻獠毗連。往常因武備空虛，兵力單薄，以故盜賊層出不窮。乃力排眾議，奏創飛虎軍。不料卻橫遭阻礙，致使孝宗連降御前金字牌以止之。棄疾不為所動，反而加緊行動，終於成立飛虎營，威震兩湖，雄冠諸軍，皇帝也為之讚歎不已。

<sup>5</sup> 光宗紹熙四年（西元 1193 年）秋天，54 歲的辛棄疾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。稼軒到任後，積鐵五十萬緡，作為備安之用；又造萬鎧、招強壯、被軍額、嚴訓練，把七閩之地變作金城湯池，成為百姓安居樂業的桃花源。

<sup>6</sup> 辛棄疾是一世豪傑，「以氣節自負，以功業自許」（范開《稼軒詞·序》），「當弱宋末造，負管、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」（徐鉉《詞苑叢談》卷四引黃梨莊語），致使他在昏君庸臣的朝廷裡嘆道：「今歲花期消息定，只愁風雨無憑準」（蝶戀花）、「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」（鷓鴣天），無限的哀懼，一片的傷感，滿腹的無可奈何下，黯然地離開這個紅塵漫天，雲翻雨覆的社會。然而他並不埋怨，黃榦《勉齋集》上說：「恭維明公，以果毅之資，剛大之氣，真一世之雄也。而抑遏摧伏，不使得以盡其才。一旦有警，拔起於山谷之間，而委之以方面之寄。明公不以久閑為念，不以家事為懷，單車就道，風采凜然，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」。如果他幸而能遇一賢君良相，那麼以他管、樂般的才幹，必能運籌策於帷幄之中，決勝負於千里之外，為大宋重開一頁嶄新的氣象，也不至於使後來的子孫淪為亡國奴了。無奈朝廷主和，讒忌當道，所遇非人，竟使英雄毫無用武之地，甚且還要坐視國家橫遭狂風暴雨的侵襲，自己卻無力加以挽救匡扶。眼看得驛肉復生，髮已白，顏也衰，行將終老田園，齋志以沒。那麼面對著祖國錦繡河山，想起那嗷嗷蒼生，他心中該哽塞著多少難以言宣的愁思呢？教他又如何甘心瞑目？這就是稼軒二十三歲奉表南歸以來，浮沈江左四十六年，整個忠愛家邦，抑鬱難伸，憂憤悲苦的心境所譜寫出來的一支豪勇悲壯的英雄之歌。又：清·徐鉉《詞苑叢談》卷四引黃梨莊語「（稼軒）當弱宋末造，負管、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，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，一寄之於其詞」。清·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卷一「辛稼軒，詞中之龍也，氣魄極大，意境卻極沉鬱……獨絕古今……于悲壯中見渾厚」。